

題 寄 謝 子 美
蘇 軾 詩
蘇 軾 詩
蘇 軾 詩

蘇軾詩集卷之四

蘇軾詩集卷之四

蘇軾詩集卷之四

台湾经典散文珍藏版·2

楚 戈 蓉 子 洛 夫 赵 淑 侠 郑 愁 子

● 等著

诗人与酒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目 录

季 薇 (1924 -)	
秋寺	2
淡紫的秋	5
柳色如梦	9
夏 菁 (1925 -)	
篱笆	13
芝城之行	17
王鼎钧 (1925 -)	
脚印	25
夏歌	29
恋者	39
聂华苓 (1925 -)	
殷海光一些旧事	48
萧 白 (1925 -)	
四月阳明	66
古老的后街	72
六月	74
响在心中的水声	82
陈之藩 (1927 -)	
古瓶	90
寂寞画廊	94

朱西宁 (1927 -)	
脐与垂柳	100
姚宜玦 (1927 -)	
茶醉	107
余光中 (1928 -)	
丹佛城	112
不朽,是一堆顽石?	122
死亡,你不要骄傲	135
莲恋莲	141
听听那冷雨	149
剪掉散文的辮子	156
洛 夫 (1928 -)	
诗人与酒	167
神在心中	172
初试美人舌	180
登楼	182
独饮小记	187
张拓芜 (1928 -)	
佐茶的鱼	193
纺车	195
蓉 子 (1928 -)	
雨天的魅力	200
牧童梦	202
你不是一株喧哗的树	203
向 明 (1928 -)	
万金家书	206
郭嗣汾 (1929 -)	
小楼听雨	210
蜻蜓	212

张 默 (1930 -)	
那年五月	215
管 管 (1930 -)	
秋色	218
某一个早晨的脸	221
杨 唤 (1930 - 1954)	
过年	225
诗的历程	229
梅济民 (1930 -)	
挖棒槌	233
伐木营	241
张腾蛟 (1930 -)	
古艺品咏	247
李乐薇 (1930 -)	
我的空中楼阁	251
殷 颖 (1930 -)	
小窗·苦茗	255
秋天·落叶	258
赵淑侠 (1931 -)	
飘零感	264
楚 戈 (1931 -)	
落叶	268
张 放 (1932 -)	
洗温泉	271
司马中原 (1933 -)	
古老的故事	277
如歌的行板	281
抱一把胡琴	286

生物祭	289
佛缘	295
郑愁予 (1933 -)	
《寂寞的人坐着看花》后记	303
林文月 (1933 -)	
白发与脐带	307
脸·脚	311
颜元叔 (1933 -)	
林黛玉可以休矣	318
尧水之头	323
庄 因 (1933 -)	
母亲的手	329
雨天	334
春愁	339
逯耀东 (1933 -)	
男人的眼泪	344
山城	348
黑谷之晨	352
王敬义 (1933 -)	
婴啼	360

季 薇

本名胡兆奇。一九二四年生。
浙江临安人。浙江大学毕业。任职
中国时报社。著有《蓝燕》《蔷薇
颊》《淡紫的秋》《散文研究》。

秋 寺

一角红墙暮霭里
几声暮鼓夕阳中

萧萧秋寺，碧瓦飞甍，
大雄宝殿，数不清多少石阶；波斯毯似的苍苔，厚不知几寸？

远离城市的噪音和烟尘，来看几片浮云。

青松、金菊、丹枫。秋比海更深。

谛听木鱼和宝磬的清声，烦躁的神经，且不必像弦线那样拉紧。

非为逃避现实，只求片刻宁静。

把热引擎似的头脑冷一冷；它还有更多的路要赶，更多的梦要做，更多的谜要猜。

——工作不是为了休息，休息百分之百是为了工作。任何热情充沛的大乐章，也不可缺少几个四分之四拍的休止符；休止不是终止。

湍急的江河一泻千里，无疑是壮阔阳刚的美。滔滔滚滚，奔腾汹涌之中，飞溅小泡沫、涌现小回流；那阴柔婉转，衬托了那些粗线条，润色格局，美化气势。一泻而尽，太缺乏回味了。

思想，也许很像地下水，可以喷射几十丈，尤贵细水常流。粗糙的必须琢磨，即使是细腻的大理石，也要加工才能够成器。

成天成夜挤轧在车海人潮里，抢先、争快！满心满耳满眼是声音速率和热度。在弹性极限之外，当心迷失了自己。

于是，物质文明快速高度的发展，就像河水那样，泛滥、泛滥。少不得筑几座精神的闸门和丁坝。

读书为了求知，不错。何尝又不是为了求友？而大自然的书，美得出奇。

山青、水绿、土黄；千花百卉，五颜六色；飞禽走兽，也穿着多彩的衣裳。

亲近大自然，心胸自然舒泰，眼界同时扩大。读懂那些写在无限辽阔中的诗么？一草一木，用善意和热情去欣赏，都在点头招手，和你做纯洁的朋友。

青灯黄卷，禅海深沉。褪色的袈裟，大翅膀似的从眼前闪过。

三千大千世界，说到头来是四大皆空。

不是虚空，是充盈饱满的变相。名与利，不外酒色财气。酒是泥潭，色字带刀；削尖了头，你争我夺，最后所得究竟是什么？

旷逸的精神境界，博大无穷、广阔无穷，这正是四大皆空的空。

伦俗庸劣，是一个笼。只可用关锁金丝雀和十姊妹，招引不来苍鹰和大鹏。

无限静、无边静、有钱买不到的静。

听得见时间在静寂中踏过，一步加一步，不快也不慢；是那么稳重，那么稳重。

萧萧秋寺，且来驻足。你参悟了什么？

淡紫的秋

——淡紫色的秋天，一年一度来到人间。

芦花白、枫叶红，乌柏树更像喝醉了酒。一抹夕阳，几阵细雨。江南的秋天，亲切中显得端庄，妩媚中有几分苍凉。

春夏雨季的忙碌，已经有了收成。而田野里的荞麦，珊瑚的茎杆、翡翠的叶子、白玉的碎花——另一场丰收，正等待大家欢欢喜喜的去流汗。收割的荞麦之后，就可以等着过中秋了。

翘着大角的水红菱，像小小的牛车；鼓着肚皮的大青枣，似一盏盏灯笼，熟透了的山楂是玛瑙粒，用线穿成项链，酸中带甜，既好吃又好玩：文旦、水梨、雪藕、花红……各色各样的水果，喷射各色各样诱人的香气。各色各样的干果，不服这口气：炒栗子、炒白果、炒香榧、炒花生、炒葵花子、炒山核桃……，爆裂着简直逼人的香气。

秋天，真像魔术家的大口袋。

……

过了中秋，紧接着是迎神赛会的重阳。

吹吹打打，草台戏，开了场。吹吹打打，远近几十里地的菩萨们，都用轿子抬来看戏。

演的是对台戏，同样的戏码，同样的观众——看谁家演得卖力上劲，看谁家的花旦俏、谁家的小生帅；文场之外，更比赛谁家的武场热闹火爆。

戏台，就搭在收割后的稻田上。人挤着人，你推我拥，当心足下被割剩的禾根把你绊倒！各种小吃摊子，一律插一根粗竹杆，撑起四角高翘的灰布篷，像煞大凉亭，数不清多少凉亭，围成一大圈，热热闹闹像个小市集。

还有，卖小风车、小皮鼓、泥猴子、泥公鸡的，竹杆上扎一把稻草——草垛子被五颜六色的小玩艺插满了，活像一树鲜花，在万头攒动的人海里浮沉招摇，逗得孩子们的心直痒直跳。

两个铜板买一只泥公鸡，尾巴上真的长着几根鸡毛，鸡屁股上安一支口哨，使劲一吹，真的喔喔叫；不，是呜呜叫。

离戏台不远的地方，也正出现一个兴高采烈的大场面。像小孩子忙着斗蟋蟀似的，大人们忙着斗牛。

按道理，牛儿们已经够辛苦了，秋收之后，正该让他们休息一下了。可是，大人们还要他们的老伙伴出场寻开心。据说，那是牛儿们的健康比赛，还郑重其事的请了裁判员。

灌满水的田地里，牛儿成双成对的，头顶着头、角撞着角；牛蹄踩得泥浆四溅。有的败下阵来，满场子便爆起了一阵叫喊声，是“啦啦队”的加油打气；牛尾一甩，牛蹄一抬，都像磁铁似的吸住了人们的眼光注意。三个回合之后，裁判员，便大声唱令停止顶撞，免得伤了牛，也免得伤了牛主人們的自尊与和气。

既赶戏场，又赶斗牛场，舅舅们的肩头，经常让外甥们当马骑。

欢乐的秋天，飘响着欢乐的音符、闪烁着欢乐的光彩。

十岁那一年的秋天，草台戏依旧吹吹打打地开场，斗牛场上依旧挤满了人。可是，那秋天，涂上了一抹淡淡的紫色。

淡紫色的秋天，在心头抹上了哀愁。

不大不小的年龄，不知道什么是生离死别。眼皮肿得像核桃壳似的舅舅，哄着外甥说：

“你娘太累了，别吵醒她。”

似懂非懂的小心灵，也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。父亲从老远的任所赶回来，铁青的脸色好可怕。许许多多亲戚朋友都赶来了。从前赶戏场穿的花衣服，这回没得穿了，换上了麻衣。外婆的白头发显得芦花更白，外公咬着旱烟袋闷声不响……总之，空气湿得太特别太凝重。

……

母亲睡觉的床，是一个紫红色的大匣子，盖上了紫红色的盖子。吹吹打打的在亲友簇拥中，抬上了山，那锣鼓和丝竹，好像也很热闹，可是听着很刺耳。

沿途路祭，就有人揪着孝子下跪，揪着戴麻布白帽子的小头叩首。记不清下跪多少次、叩首多少次，最后究竟到了坟山。

唢呐呜哩哗啦的哭着，哭着……

人们的眼泪，好像都是被唢呐哭出来的。

鞭炮劈劈啪啪的响起来，那些纸房子、纸人纸马，和金银元宝，一齐点着了火烧了起来，红红的火光里，飘升起几缕青烟。

青石墓穴打开了，睡着母亲的紫匣子，在十几个人扛抬之下，慢慢往那个深深的黑洞里下沉，最后堆上了土。

这时，全场肃静，风水先生端着罗盘，走上了墓顶，看了又看，对了又对，说了一些吉利话，接着掏出茶叶米，一把一把往坟下撒；坟下的亲友们，撩起衣襟一把一把的接……

然后，锣鼓鞭炮再度响起。孝子捧着神主，被按进素轿里，吹吹打打抬下坟山来。

雨边的轿杠上，挂着两盏白灯笼，灯笼壳上贴着两个蓝纸剪的“胡”字。坐在轿子里，捧着罩着红绫的神主——这就是妈妈么？

她太累了，舅舅说别吵醒她……

从轿窗玻璃上偷偷往外看，天边的晚霞，正堆起了一层淡紫色。

……

母亲睡去的那一年，我正十岁，现在四十二了。

淡紫色的秋天又来了，淡紫色的秋天又来了。

柳色如梦

想起淡塘，难忘塘堤上的杨柳。青青而长长的头发，白天，被太阳的金梳子，梳理得整整齐齐；夜晚，薄雾似面纱，星斗便是纱缕上的钻石，闪烁晶莹。

淡塘原是一口湖，处于村野，名气没有西湖来得大，面积也没有西湖来得宽。乡下人，也不懂得什么时髦的观光事业，老老实实，把它叫做塘。

湖和塘，都是一汪水，只要本身是美的，何必一定计较名称？不标新立异，反而见出朴实的美丽来。

“塘”字上面的“淡”字，点出了这山野池塘素淡的性格；平易近人，自有无限幽趣。近千户人家，围着淡塘而安居，重重叠叠的山，却轻轻围着这个大村落。山上幽篁如盖，山下绿田万顷；满眼翠绿中，淡塘真像一面明亮的大镜子，也真像一只明亮的大眼睛。

软玻璃、白琉璃似的水面，倒映着大笔架似的青山，和絮团似的白云。四周杨柳树，疏疏而密密的簇拥，一齐把绿阴抛向水中。白鹅从柳影、云影，和山光水色中悠悠地游过，俨然是一个大绅士。

微风吹来，柳浪轻巧地荡开。那鹅黄嫩绿，翻舞升腾，水面也更增添韵致；白的、绿的、青的，搅和在一

起，像三色冰淇淋。

柳浪，也替淡塘镶上了花边。柳条和柳叶，辉映着阳光，像半透明的翠玉，也好似无数层珠帘。水边如果没有杨柳，也许就情趣索然。

水边的绿柳，和水上的红莲，相映成趣；点染胭脂，浓得化不开，而柳丝笼烟，幽淡如梦。这一切，在月下显得更美；朦胧中有清晰，清晰中有朦胧。

塘堤上垂钓，随手折根杨柳枝，穿过那些银光闪闪的鱼腮。不要半个上午，便是沉甸甸的一大串。伸出的钓竿，拉回一片荷叶，抖尽了水珠，往头上一戴，便是一顶大凉帽，再也不用怕骄阳如焚，汗流满面。

.....

柳色如梦。柔中有骨的柳条，是千万根绿线，牵缠着多少个褪色而鲜明的旧梦，多少个无忧无虑的、童年的梦！

“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。”如果没有杨柳，《老残游记》中的大明湖，也许不会显得那样迷人的；刘先生那枝生花的笔，恐怕多少沾了柳色的光。

明亮的湖水，像明亮的眸子，水边的杨柳条，何尝不像纤细修长的眉毛？水波轻巧，像轻盈的笑靥；水上的红莲，何尝不像馥郁浓艳的唇膏？而绿树因风，千变万化的舞姿，徐疾有度；枝叶拍击着枝叶，便是最自然的韵律。把那些音符捉进五线谱，通过管弦和琴键，应该是最美的标题音乐。

塘堤上，青石板铺起长长的路。石板不平，行人走过，“叮咚”的响，活像一架大钢琴；白键压下去，黑键跳起来，那余音在水波上荡漾。那琴声，在月明夜静时，

听来更格外动人。

夹道高耸的柳树，宛似两道高墙，墙越高路更长。长得没有尽头的石板路，一直通到十里外开满小店的小镇上。于是，一到赶集的日子，那架埋在柳阴深处的钢琴，从早到晚响个不停。还有那些羊角车的木轮子，辘辘地滚过，格外增添了热闹。谷麦瓜果，一车车、一挑挑运出去，带回来的是洋广杂货，白花花的大豆在衣兜里“叮当”响；推车的人、挑担的人，爽朗的笑声里，有时还带有三分酒香。

那钢琴不断的响着，这小村庄里便不断的有着生机。

廿多年前，当第一只玻璃梳子在村庄里出现的时候，真像出了头条新闻；那只梳子，从这只手传到那只手，不知传了多少只手，被把玩被抚摸，无限新奇，引来无限羡慕的眼色。（其实，在今天看来，那不过是一只很普通的梳子，化块把钱，尽你挑尽你选的。）那恐怕算是古朴的农村，接受工业物质文明的开始。于是，香烟代替了旱烟袋，火柴代替了打火石……

这一切进步，都是在那架钢琴的琴韵中带来的。而塘堤上青青的柳枝，正作了最好的见证。

那些高大的柳树，挺立在水边，不知已经有多少代多少少年。正如淡塘的水，清清澈澈的，滋润灌溉着那儿的万顷良田，不知已有多少代多少少年；从祖父的祖父，到儿孙的儿孙……

柳色青青，那柳色如梦，如梦。